



JCLE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JCLEE, Vol. 2, No. 1, 2026, pp.50-58.

Print ISSN: 3078-283X; Online ISSN: 3104-5030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cle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c1ee260104ssthc>



白川静文字学思想及其对日本战后汉字教育的启示

陈 玥 (Chen Yue), 刘 幸 (Liu Xing)

摘要: 白川静是在中日两国都享有盛誉的文字学大家。其文字学研究高度注重汉字的系统性, 强调从字形系统出发, 基于古代巫卜文化和甲骨文字形, 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通盘性质的考察。然而, 日本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受美国强烈影响, 以取消汉字为最终方向, 急剧缩减汉字教育。更重要的是, 大量汉字遭到了未经仔细斟酌的字形省改, 汉字本身的构形理据遭到了破坏。白川静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今天, 日本教育界重新出现了对白川静文字学的兴趣。福井县教育委员会着力普及白川静文字学的知识, 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让人们重新认识到汉字的理据性和系统性。而且, 这种汉字教育特别需要面向广大的社会群体展开, 不能局限在学校教育层面。回顾白川静的文字学思想及其在日本战后的命运, 对中国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 白川静; 文字学; 日本汉字; 汉字

作者简介: 陈玥, 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系助理教授, 研究方向: 现代汉语语法、汉语国际教育。电邮: chen.yue.ka@u.tsukuba.ac.jp。刘幸 (通讯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日教育交流史。电邮: liuxing@bnu.edu.cn。

Title: Sirakawa Shizuka's thought of Han Characters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Japanese Han Character educatio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Abstract: Shirakawa Shizuka is a renowned scholar of Chinese graphology both in China and

Japan. His research on characters emphasizes their systematic nature. Based on ancient divination culture and oracle bone script, he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after World War II, under strong American influenc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apidly reduced Chinese character education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abolishing them. More importantly, many characters were modified without careful consideration, damaging the structural rationale of the characters themselves. Shirakawa sharply criticized this. In contemporary times, the Japanese educational community has rekindled interest in Shirakawa's studies of characters. Fukui Prefectural Board of Education has focused on popularizing knowledge of Shirakawa's character studies, one significant direction being to help people recognize again the logic and systematic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Moreover, this character education is directed at the wider community rather than being limited to school education. Reviewing Shirakawa's thought on characters and their post-war fate in Japan holds considerable reference value for China.

Keywords: Shirakawa Shizuka; Chinese graphology; Chinese character education in Japan

Author Biographies: **Chen Yue**, Assistant Professor at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sukuba, E-mail: chen.yue.ka@u.tsukuba.ac.jp. **Liu X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at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liuxing@bnu.edu.cn.

一、引言

白川静（1910–2006）是在中日两国都享有盛誉的文字学大家。称“白川字书三部曲”的《字统》、《字训》与《字通》，今天已经成为了日本人最常使用的汉字字典。他的著作不仅在日本家喻户晓，而且被大量译介为中文，在中国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学者称其为“现代最后的硕学”（柏奕旻，2022，p.94），应当说并非过誉之辞。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川静是位生不逢时的学者。因为自 1866 年，前岛密上书德川庆喜将军，建议废除汉字以来，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整个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大背景下萌生出的废除汉字、限制汉字使用的思潮此起彼伏，给汉字文化的传承带来了严重挑战。三宅米吉、那珂通世、加藤弘之、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著名学者均表明过废除汉字的想法。（安田敏朗，2016，pp. 58–80）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军占领日本，主要从政治角度出发，将这一思潮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近代以降，汉字文化在日本的境遇并不容乐观。日本文化名人五木宽之就曾感叹，白川静有着极高的传统学养，又享以高寿，一直活到了传统文化日渐淡薄的日本平成时代，在晚年恐怕难免会有一种孤立之感（松岡正剛，2016，p.268）

在这种背景下，白川静以自己在文字学方面多年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对日本战后的汉字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今天，日本汉字文化的发展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应验了白川静当年的批判。今天，在日本教育领域，也有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基于白川静的学术研究，重新调整汉字教育的策略。回顾这一段异域他国的汉字教育史，对中国学界和教育界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白川静的文字学思想

白川静本人的文字学思想中，首重系统性。换言之，他所着力从事的，从来都不是对单个汉字进行孤立的考证，而是通过对一个个具体汉字的考释，建立起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网络。如他自己所言，“汉字的构造之法，是一种系统般的东西，以一个文字为原型，为基础，从而构造出大量的文字，这种情况非常之多。”（白川静，2007，p.155）白川静这一思想与中国学者的理念是吻合的。中国学者王宁同样认为：“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这些元素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与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王宁，2002，p.18）实际上，自许慎以“始一终亥”的方式编排整部《说文解字》后，这种系统性的观念就深深影响着后来的历代学者，白川静也是其中之一。

而白川静的另一鲜明特点在于，大量援引先民生活状况对文字进行考释，而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他对商代鬼神、巫卜文化的高度重视。在白川静看来，许慎的《说文解字》已经大量掺入汉代的思想观念（白川静，2007，p.146）以及他基于小篆字形而对文字产生的误读，那么，“想要了解当时的用义用法，以及最本初的意义是什么的话，就必须”超越《说文》，回到文字初创的时代，“对甲骨文和金文有充分的研究”（白川静，1970，p.191），尤其是前者。这就有赖于对商代盛极一时的鬼神思想有充分的了解，并将其应用于文字的考释。

这两点合而观之，便是白川静自己所总结的，“文字是遵从于当时的思维方式，严格按照一定的原理而构成的。”（白川静，1970，p.191）

此处以白川静的具体研究成果为例。在白川静看来，“‘名’字下面的‘口’是祝词的意思。卜文和金文中，含有‘口’的字形非常之多，达到了一百多。一直以来，都是解释为口耳之口，因此我想说一说这个系列的字。‘口’是将祝词放入容器，而容器中有祝词的字形就是‘口’。”（白川静，2000a，p.41）确如他所言，《说文》将“口”解释为“人所以言、食也。象形。”（许慎，2013，p.24）一直以来，大家也都是以简易明了的象形字来理解这个“口”。但白川静则强调，甲骨字“口”是容器，盛放的是向神灵祝告的文书。以这个“口”为基础，孳乳出许多与祭祀占卜活动相关的文字，并形成一整套不可分割的系统。“口、曰、兄、君、命、若、如等字表示祝告之器和祝告之人；召、各、谷、咎等字表示神灵应祝告而降下；告、史、事、右、可、名、呈等字表示祝告之法等等。

应当说,白川静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告”字,《说文解字》解释为“牛觸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许慎,2013,p.24)这一解释极尽曲折之能事,后世文字学家不采信此说的亦大有人在。而白川静同时注意到,“卜辞中,对祖灵有重大祈求的时候,常用‘告’字。当土方这样的强大外族入侵的时候,就会有‘贞:告土方于上甲’这样的卜辞。”“告”应当解释为“树枝上挂着口的样子”(白川静,2000a,p.66)白川静所解释的“告”字正和由“口”字孳乳而来的汉字群的特征相吻合,既和商代人的观念相符合,也能得到文献的证明。也恰如王宁所言,“个体字符的考据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王宁,2002:18)基于此,不难发现,白川静非常重视将单个的汉字划入一个有序的系统之中,这个系统中既有独体的文,也有孳乳而生的字。而每一个汉字的笔画组合都代表着一定的意义,承载着汉字创设之初的许多讯息。尤其追溯到甲骨文字形的时候,这种意义往往凸显得更清晰。¹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白川静在其自身文字学学理的基础上,看到了日本战后汉字政策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批判。

三、近代日本的汉字政策

汉字在近代日本的危机,由来已非一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明确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如何处理和重估一千多年来中国文化渗透在日本文化中的各方面影响,就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人们每天使用,须臾不可分离的汉字,自然是这当中很容易抓人眼球的一个话题。

用英语或者世界语替代日语、全以假名标记日语、以罗马字标记日语等观点都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并且一直争论不休。围绕在这些争论背后的,则是不同社会人士面对汉字的不同观念,有人认为汉字不符合效率优先的社会规则、有人认为汉字加重了教学的负担、还有人认为应当创立一种新国字。(安田敏朗,2016,p.264)日本历届政府尽管也组织过几次委员会,对此加以探讨,但因为牵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政策制定上始终踌躇不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国军对日本的占领则戏剧般地为这些争论划上了休止符。在访日的美国教育使节团看来,唯有通过罗马化,才能提高文化的普及率,从而培养民主主义的市民精神和推动国际间的理解。(阿辻哲次,2010,p.24)然而,今天学界普遍公认的是,美国教育使节团的认识是相对肤浅的。日本在战后进行的调查表明,在进行汉字改革前,日本的文盲仅仅占国民总数的2.1%,较之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也是极低的。所谓“提高文化普及”,基本而言就是一个伪命题。(洪仁善,2011,p.90-91)同样,日本民主主义的缺失要归罪于汉字,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¹ 值得注意的是,白川静对每个汉字的解释是否完全准确,还有再商榷的空间。毕竟,甲骨文只是今人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而已,究竟能否完全代表文字发明之初的原义,许多学者持保留意见。但是,白川静对汉字系统性的高度重视,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在后文,谈论日本战后汉字教育问题时,最核心的要义。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美国压倒性的影响力，使得日本政府将取消汉字作为了一个既定方向。但是想要在短时间内完全取消汉字是不现实的，作为一种过渡方法的《当用汉字表》就在这种背景下，于1946年11月16日出炉了。日本政府将宜于使用的汉字限定于1850个表内汉字，但凡表外都用假名表示。1949年4月28日公布《当用汉字字体表》，将字体固定，其中有不少汉字的写法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简化。1981年10月1日又制定了《常用汉字表》，追加了95个汉字，从而达到1945个。关于汉字表的字种问题，选取标准主要是报纸、杂志等载体使用汉字的频率。关于其具体的选定过程和存在的问题，洪仁善的专著《战后日本的汉字政策》有非常详尽的研究，可供参考。然而，白川静并不是像一个统计学家一样，计较这个字表在字种选择时出现的纰漏，而是以一个文字学家的视角出发，批判其在进行字符简化过程中的草率和随意。

四、白川静对日本战后汉字政策的批评

首先需要清楚界定的是，白川静并非日本战后汉字政策的制定者或者参与者之一。他主要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对汉字政策的负面效应提出了尖锐批评。如他所言，战后汉字政策以终止使用汉字为最终归宿，从一开始就是“向错误的方向出发”（白川静，2003，p.1）。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的白川静尚无力扭转日本教育政策的走向。

以前文谈及的“口”字系列文字为例。如前所说，“舍、害、言等字表示毁坏祝告之器”，这是有依据的。在白川静看来，“舍”字是会意字，上面是带纽的针器，下面是口。其整体字形表示以长针穿透作为祝告之器的口。以这种方式破坏祝告的功能，使之失去效能，故而有舍弃的含义。也就是说，“舍”是“捨”的初文。“害”字与之相仿，也是以带纽的大针，刺破作为祝告之器的口，从而使之失去效能，从阻止祝告的意思便衍生出了妨害、祸害、毒害、灾害、损害等意思。这些都是白川静文字学代表性的学说。然而，这层理据在新的日语汉字中却被破坏了。“舍”字被改动为“舍”，本来向下刺破口的针器，却向上翻转，其原义就丧失了。“害”字也是如此，日语中的这个字，中间的“丰”，那一竖划被横划所截断了，字形改为了“害”，其针器的原貌也就很难为人们所知了。

再如另一系列使用字符“犬”的汉字，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臭”是一个很常见的会意字。上面的“自”是鼻子的意思，下面用“犬”，因为狗在嗅觉方面尤其灵敏。这两个字符组合到一起，表示一种嗅味道的意思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白川静，2003，p.283）然而，日本汉字学者阿辻哲次在《战后日本汉字史》一书中谈论日本战后汉字的诸多问题时，开篇就抛出了这个字，询问其日本读者如何理解这个字。因为在新的字表中，这个字的下面部分被改为了“大”，而非过去的“犬”。其字形作“臭”。这样一来，不仅其原义丧失，而且经年累月之后，日本普通民众显然对这个字的字理非常淡漠了。故而阿辻哲次才会追问日本读者，这下面究竟应该是“犬”还是“大”呢？

与之相仿的还有“器”“突”“類”“戾”等字，在新的字表中，“犬”的部分都被改写为了“大”。如日语中很常见的一个动词，“戾る”，今天日本人所习惯的字体，下面均写作“大”，而非“犬”。根据白川静的研究，这些字的本义都和狗，也即“犬”有密切的联系。如器，“口”为祝告之器，前文已经谈过。而上古时代，以狗作牺牲祭天的风俗非常发达，这便是所谓的犬牲。卜辞有云：“贞，方禘，一羌，二犬，卯一牛。”可为证明。“口”与“犬”组合，可见“器”不是简单的器具，在商代主要是祭祀之器。“灋”，《说文》解作“以事類祭天神”（许慎，2013，p.2），其本字就是“類”，以犬为牲，加之以米，頁则为礼貌之象。可见其部件正是“犬”，而非“大”。（白川静，2000b，pp.224-226）

然而，日本新汉字这样更改有任何道理可言吗？非常幸运的是，曾参与字表制定的日本学者林大，在生前曾接受笹原宏之的专题采访，对这一系列汉字的改动原则作了解释，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林大解释说：“犬字上面没字时不简化，有字时简化。”（洪仁善，2011，p.81）这样的解释乍一看是从构字美观或使用方便出发，但是，细究起来，其中却有很大的问题。原本体系严密的汉字，在改变字形的时候，竟然抛却了其内在理据，完全看上面有没有汉字，有就省却为大，没有则保留为犬，其理据性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本来发挥着明确象形功能的“犬”，就这么随意地变成了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大”。

坦率地说，日本所采用的这套新汉字在许多蕾丝的细节方面都是存在问题的。汉字的系统性就在这样的细节中遭到了破坏，其内在的理据也丧失得非常严重。白川静对日本战后汉字政策的批判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五、白川静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回响

在《当用汉字表》与《常用汉字表》的约束之下，汉字的使用被大大局限，很多常见的汉字词汇，例如“咽喉”，就因为其汉字不在两表之内，而渐渐被日本人舍弃。（阿辻哲次，2010，p.183）但更大的问题是，因为很多汉字的构形理据遭到破坏，汉字的学习和讲解变得困难，汉字更容易在一线的教育实践中被视为一种只能死记硬背的东西。学生学习汉字的趣味性和主动性大大降低，这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汉字使用频率的萎缩。

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当汉字很好地融入现代化生活，特别是顺畅地接入到激光照排和电脑打字系统之后，所谓“汉字阻碍了文化普及”的说法不攻自破，人们反而重新对汉字及其背后的文化属性产生了强烈兴趣。在这一背景下，有一些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将白川静的文字学理论与日本一线的汉字教育实践相结合，从而推动汉字教育的复兴。

这当中贡献最为突出的是白川静故乡福井县¹的“福井县教育委员会”。福井县西临日本海，自古便是文化昌盛之地，当地也非常重视传承白川静的文化遗产。福井县教育委员会自2013年设立“白川静汉字教育赏”，用以褒奖那些通过新的教学方法或教材，推动日本汉字教育的个人及团体。

¹ 日本的县，在行政级别上等同于中国的省。

例如,第一次白川静汉字教育赏的受赏者之一,山本早苗(福井市明新小学教师)就非常注重让学生通过不同文字的字形对比,感知汉字的体系性,并且领悟古代中国对诸多事物关系的认识。她曾列举“女、母、安、兄、男、加、賀、爽、文”等汉字,让学生感受汉字在表达人的身体时,如何区分男女的关系;她也曾列举“友、取、祭、教、受、授、浮、招”等和手有关系的文字,让学生们体会到“手”所代表的不同动作;她还曾列举“人、比、北、背、從、眾、化、兄”等字,让学生们感受汉字对人的表达。这些教学实践都基于日本小学阶段能够掌握的汉字水平,同时又立足于白川静文字学的基本观念,因此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让学生们能够在惊奇之中主动学习关于汉字的知识。

福井县教育委员会同时高度重视相关教材的开发。由该教育委员会编订的《欢迎来到白川静汉字的世界:小学学习汉字解说本》(白川静の漢字の世界へ:小学校学習漢字解説本)和《向白川静博士愉快地学习汉字》(白川静博士に学ぶ楽しい漢字学習)就是一组成系统的、专门面向日本小学生的汉字教材。《欢迎来到白川静汉字的世界:小学学习汉字解说本》一书,首先通过年表对比,让日本学生直观地感受到汉字历史之悠久,因为在殷商甲骨出现的同一时期,日本还处在绳文时代。同时,该书配合汉字“六书”的分类,让学生大体理解不同类型汉字的演变过程。紧接着,又专门通过白川静文字学理论中最为独特的关于“口”的阐释,让学生们能够感受到所有包含有“口”的汉字,其实都源自一个内涵丰富的汉字系统,这当中包含着古代中国对于世间万物的理解,但同时也在日本的祭祀、神輿各类文化遗存中有所体现。(福井県教育委員会,2011,p.11)全书的主体部分则完整收录了日本小学阶段需要熟悉的1026个汉字,同时配有精要的甲骨文、金文字形演变及汉字构形解释,可以为小学生学习汉字提供重要的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像“器”这样原本涉及到“犬”字的字形,该书秉持白川静的观点,特别强调了中间的字形实际上应当是“犬”,而非“大”。(福井県教育委員会,2011,p.145)

福井县教育委员会一方面编纂了详实可用的汉字学习教材,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一线教师的教学创新,可以说,是白川静文字学能够在当代日本教育中越来越普遍地扎下根来的最重要的推动者。2007年,在福井县福井市白川静的出生地,福井县教育委员会专门树立了一块白川静纪念碑,用以彰显他的学术业绩。碑上刻画一个硕大的金文“遊”字。改字取自白川静所酷爱的《论语》之言“游于艺”,传达着白川静一生悠游于学问之间的志趣。

此外,白川静文字学从来不曾局限在学校教育层面,而是通过各类书籍,演变为日本社会教育中最不可欠缺的教养教育中的一部分。首先,白川静本人所编纂的《字统》《字训》与《字通》三部书,体量庞大,从其编写本意而言,也主要不是为学校教育服务的。这三本书实际上成为了日本社会各行各业人士想要查询字源时的一套工具书。因此,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教育层面。小山铁郎和松冈正刚等学者,撰写了大量以图绘等形式解说白川静文字学理论的图书,推进了白川静理论的通俗化。日本画家金子都美甚至在仔细钻研白川静的著作之后,创作了以白川静文字学理论为内核的儿童绘本两册:《口的故事》(サイのものがたり)和《死者之书》(死者の書)。前一本特别突出白川静的理论中,“口”所象征的咒术功能,并通过夸张的绘图予以表现,而且一页只解说

一个字，特别适合让儿童加深记忆。（白川静，金子都美，2016，p.36）后一本则通过文字的特殊纽带，表达了古人对于生死等问题的理解。这两本绘本篇幅不大，但是都充分体现了白川静文字学理念中对系统性的追求，也充满了上古世界的神秘感，可以成为儿童进入汉字世界最初的导读。可以说，图书市场上涌现出的大量以“白川静汉字学”为名的图书，推动了白川静文字学在社会层面的普及，这对于汉字文化的传承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日本当今社会的汉字使用频率，确实是要远远低于白川静年轻时。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会在生活中使用更为简易的平假名，或者索性使用外来语。二战结束之后，汉字系统本身受到重创，很多汉字构形理据缺失，不得不说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内在原因。白川静当年的诸多批判，确实有其学理依据。今天，随着福井县教育委员会等各方的努力，汉字教育在重新焕发光彩，白川静文字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白川静文字学能够提供一种汉字与汉字之间相互系联的理论，将汉字背后坚实的逻辑关系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展现出来，这是汉字教育最能够吸引当代年轻人的地方

六、余论

白川静是日本汉字学界的泰斗，但是他所身处的时代，却是一个汉字构形理据遭到严重破坏，汉字使用受到限制的时代。他对日本战后的汉字政策有着尖锐的批评，其核心就在于理据性的缺失。在当代日本，随着更多有识之士的努力，汉字教育正在焕发新的光彩，其中一个最大的努力方向，就是重新整合汉字的理据性，让年轻人从中体会到汉字自身坚实的构形逻辑和丰富的文化积淀。

在当代中国，简体字的使用和推广是既定方针政策，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汉字简化方案因为种种原因还存在着不足，尤其一些汉字经过简化后丧失了理据性，也是不争的事实。有鉴于日本战后汉字的案例，将来能否考虑经过慎重而细致的微调，重新恢复一些汉字的理据性，使汉字系统更趋于合理，可以成为未来学术界考虑的一个方向。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与现代性转化研究”（2025JZDZ06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Chen Yue ^{ID} <http://orcid.org/0000-0003-1799-2731>

Liu Xing ^{ID} <http://orcid.org/0000-0002-2366-0090>

References:

阿辻哲次（2010）：《戦後日本漢字史》。新潮社。

[Atsugi Tetsuji (2010).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t Japan after the War*. Shinchosha.]

柏奕旻（2022）：“以‘巫’释‘文’：白川静的汉学路径及东亚构想”，*浙江学刊*（04）：182-191。

[Bai Yimin (2022). Interpreting ‘Wen’in the Light of ‘Shaman’: Sirakawa Shizuka’s Sinological Method and East Asia Conception.”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04):182-191. DOI: <https://doi.org/10.16235/j.cnki.33-1005/c.2022.04.025>]

福井県教育委員会（2011）：《白川静の漢字の世界へ：小学校学習漢字解説本》。平凡社。

[Fukui Prefectural Board of Education (2011).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 World of Shirakawa Shizuka*. Heibonsha.]

福井県教育委員会（2012）：《白川静博士に学ぶ楽しい漢字学習》。平凡社。

[Fukui Prefectural Board of Education (2012). *To Learn Chinese Character with Dr. Shirakawa Shizuka*. Heibonsha.]

洪仁善（2011）：《战后日本的汉字政策》。商务印书馆。

[Hong Renshan (2011). *Japanese Policies on Chinese Characters after the War*. The Commercial Press.]

松岡正剛（2022）：《白川静：漢字の世界観》。平凡社。

[Matsuoka Seigou (2022). *Shirakawa Shizuka: A World View of Chinese Characters*. Heibonsha.]

白川静（1970）：《漢字》。岩波書店。

[Shirakawa Shizuka (1970). *Chinese Character*. Iwanami Shoten.]

白川静（2000）：《白川静著作集2》。平凡社。

[Shirakawa Shizuka (2000).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hirakawa Shizuka 2*. Heibonsha.]

白川静（2000）：《白川静著作集12》。平凡社。

[Shirakawa Shizuka (2000).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hirakawa Shizuka 12*. Heibonsha.]

白川静（2003）：《常用字解》。平凡社。

[Shirakawa Shizuka (2003). *The Dictionary of Common Characters*. Heibonsha.]

白川静（2007）：《桂東雜記V》。平凡社。

[Shirakawa Shizuka (2007). *Notes of Kastura V*. Heibonsha.]

白川静、金子都美（2016）：《サイのものがたり》。平凡社。

[Shirakawa Shizuka & Kaneko Tsumie (2016). *The Story of Sai*. Heibonsha.]

白川静、金子都美（2021）：《死者の書》。平凡社。

[Shirakawa Shizuka & Kaneko Tsumie (2021). *Books of the Dead*. Heibonsha.]

许慎（2013）：《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Xu Shen (2013).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Zhonghua Book Company.]

王宁（2002）：《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

[Wang Ning (2002). *Lectures on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Character*. Shanghai Educational Press.]

安田敏朗（2016）：《漢字廃止の思想史》。平凡社。

[Yasuda Toshiaki (2016).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bolishing Chinese Characters*. Heibonsha.]